



刺青 tattoos

肖林军◎著

tattoos 刺青

肖林军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刺青/肖林军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125 - 0124 - 9

I. ①刺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9424 号

刺 青

作 者 肖林军
责任编辑 戴 婕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6 开
20 印张 35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25 - 0124 - 9
定 价 2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 //www.sinoread.com

刺青 tattoos

第1章	水晶发卡 / 001
第2章	撞翻出租车 / 007
第3章	替罪羊 / 012
第4章	一张天使的脸 / 019
第5章	老卫活见鬼 / 026
第6章	有口难辩 / 032
第7章	宿舍惊现竹刀 / 040
第8章	七人游戏 / 047
第9章	赛车手 / 053
第10章	意外中的意外 / 060
第11章	超级保姆 / 066
第12章	老卫的阴谋 / 071
第13章	被刺青遮掩的字迹 / 078
第14章	穿黑衣的女子 / 086
第15章	加入车队 / 092
第16章	树林里的红房子 / 099
第17章	我是刀手 / 107
第18章	严博的车模女友 / 114
第19章	解铃人 / 122
第20章	打草惊蛇 / 129
第21章	第一次参加赛车 / 138

CENTENTS

第42章	温暖的白色 / 304	第33章	真相 / 229	第22章	苦恼的「衬衫男」 / 146
第41章	李虎生死攸关 / 295	第32章	特别的风景 / 221	第23章	队长的告诫 / 152
第40章	惊变爱情湖 / 287	第31章	一本私密日记 / 213	第24章	蛰伏的高手 / 160
第39章	闯进密室的老卫 / 281	第30章	离间之惑 / 205	第25章	不分输赢 / 168
第38章	茫然的人 / 272	第29章	一瓶迷幻的红酒 / 196	第26章	地下室里的起子 / 174
第37章	大美女不翼而飞 / 264	第28章	等待奇迹 / 189	第27章	与富家女的游戏 / 181
第36章	螳螂与黄雀 / 256	第27章	等待奇迹 / 189		
第35章	谁是懦夫 / 245				
第34章	眼眸深处 / 238				

第1章 水晶发卡

“小强，起床了没？该起床了!!!”

母亲的声音像一把铁勺子刮磨着砂锅，从楼下拐着弯儿从门缝里塞进来，让我的耳膜剧烈地震荡了几秒钟，然后便听到客厅的门被猛地打开了。母亲挎着一篮子五颜六色的菜，旋起一股风冲进来。她走过了我的房间，又冲到了阳台上。

家里只有一个阳台，所以必须从我的房间出入。

母亲是去看她的宠物，一对色彩斑斓的虎皮小鹦鹉，羽毛像被油画笔涂抹过，关在阳台上一只精致的笼子里，每天叽叽嘎嘎地学舌乱叫，吵得人心烦。我不止一次想过要趁母亲哪天不在家时，偷偷把它们丢进烤箱里烤熟了吃。

小强是我的名字，不是蟑螂，也不是鹦鹉。

跟往常一样，我还在睡懒觉。太阳从东面的窗户外照射进来，热烘烘地烤在了我的屁股上，我仍是不肯爬起来。昨晚看球赛看得太累了，欧洲足球冠军联赛直播，拖进了延长期的加时赛，又打到了互射点球，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时，我才筋疲力尽地栽进了被窝里。

恍惚中，我听到阳台上的母亲在和谁聊天。

我没有睁开眼睛，母亲每天的埋怨声和唠叨声是我极为耳熟的。但这次她却没再关心我，很是意外。她在阳台上跟下面的一个人说话，说今天早上的雾好大，有个骑单车的差点把她撞了。还说有个姑娘死了，就是我们附近哪栋楼里谁家的大闺女，躺在大马路上，样子挺可怜的。

墙上的老挂钟敲了十一下，母亲才和那人聊完，同时她也喂饱了那对小鹦鹉。回到我房间，看到了一地的啤酒罐，以及撒的茶几上到处都是的烟灰。她恼怒地抡起鸡毛掸子抽打我床上的被子，喊道：“再不起来，我就锁上门，出去打一天麻将。”

我把脑袋塞进被子，以防腾起的灰尘钻进鼻孔里。我心里估算着老卫快来的时间，我在等着他带我去吃大餐。

母亲经常喜欢威胁人，威胁说她要找个有钱的人改嫁；威胁说她不再给我们父子俩做饭，要把我们撵出去（房子是外公留给母亲的）；威胁我再不跟佳佳结婚的话， she 就把佳佳介绍给其他的男人，让我后悔莫及。但母亲从来没有兑现她的威胁，即使偶尔有那么一次，也会半途而废。

母亲下了楼，估计又去找人聊那个死去姑娘的事了。这附近一直都很平静，很安全，现在会出现这种死人的大事，足够惊动所有人。我恍恍惚惚地想，会不会是佳佳死了呢？她以前跟我说过好几次要寻死寻活的话。不过我知道不太可能，佳佳一无姿色，二无财富，她那马大哈的脑子，给一把刀她都不知道怎么死法。

佳佳算是我的半个女朋友。

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她承认了，而我没有承认。我们凑在一块，除了会做点男女之间该做的事之外，就是一对玩伴，其余时间都是各忙各的。佳佳长得不起眼，大浓眉，塌鼻梁，一个大龄女青年，整天就想着如何把自己推销掉。她曾在五家婚介所挂了名，相过不下二十次亲，参加的联谊活动更是无数次的了，但都不成功。

但自从跟了我一次后，佳佳就开始像牛皮糖一样，粘着我不肯放了，甩都甩不掉。我为自己不小心“饥不择食”了一次而大伤脑筋。佳佳每天都要打我电话，问昨天去哪玩了，今天又去哪玩，什么时候带她去哪玩。有时我便故意不接她的电话，把手机塞在被子里，她就一直打，不把电池打光决不罢休。

人在寂寞的时候，情绪是最不听使唤的。

一个人觉得无聊了，就会想找个人陪。这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佳佳，喊她快点过来。佳佳从来都不迟疑，十几分钟的路她也要打个出租车蹿过来，然后像条母狗一样钻进我的被窝里，偎在我怀里撒娇装幼稚。有一回她还大动情怀地说：“我这辈子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”

我告诉她：“除了你之外，我还会去找其他的女人。”

佳佳并不在乎，说：“有她们的对比，你才会知道我的好。”

我就骂她太贱，比我还更没志气，我说：“我是要娶了你，生个儿子肯定是个脓包、窝囊废，人见人欺负。”

佳佳哈哈大笑，她跟我讲了一个韩信钻裤裆的典故，说：“志气不能当饭吃，不能当衣服穿，人要能屈能伸。”

我常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。

但有时惹火了佳佳，她也会爆发一下，砸个碗筷摔把椅子丢个玻璃杯，然后稀里哗啦大哭一场，仅此而已。佳佳心里有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跟我结婚。不过，有一次佳佳也说过一句狠话，说如果把她逼疯了，她也会杀一次人。

那是我带佳佳去一个朋友开的休闲吧玩，有十几个人围成一大圈，玩那种抽扑克牌的杀人游戏。那次佳佳玩得很专注、很认真，回来后她就对我说了这番话。

我并没在意她说什么，我知道佳佳没这个能耐，她连只鸡都不敢杀。

我结婚的目标不是佳佳，她胡同味儿太重，庸俗气太浓，大大咧咧的性格，不够细心也不够体贴。我记得母亲说过一句民间谚语：娶错一代人，传坏三代种！

我认为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十分的哲学。但是盼孙心切的母亲却对佳佳十分满意，每次一谈到结婚，她就会忘了她曾经告诉过我的这句精辟之言。她劝我不要好高骛远，不要只躺在床上空想，什么马配什么鞍，什么骡子配什么栓。

我除了空想外，最喜欢的就是睡觉。

睡觉是我的一大乐趣，人生中太多的烦恼只要一睡觉，就可以通通丢到一边。我曾经创下过一个纪录，一连睡了五天，在一家宾馆里，那是一个哥们开的房。当时几个哥们都在玩牌，我喝了点酒后，迷迷糊糊抱了只枕头酣睡如痴。打牌的人换了有几拨，吵闹声丝毫也没掩盖住我的呼噜声。直到第一拨打牌的人回到房间，发现我还在睡，睡姿都没怎么变，他们吓了一跳，都以为我睡死了。

母亲第二次回来叫我起床时，我终于听到楼下按响了一阵汽车的喇叭声。

声音很响亮，带着强烈刺耳的穿透力。我精神一振，睡意一扫而去。我知道这是老卫来了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了母亲奇怪的姿势。

她撅起屁股，一条腿跷得老高，手里举着一棵大白菜，身子斜斜地趴在窗口往下看。我问她看什么，她在冲下面喊：“谁这么不懂事啊，把我的鸟都吓到了。”

我像按到了身上的弹簧，一蹦而起。

楼下的喇叭要是再响一会儿，母亲绝对会将一盆冷水泼下去。

我站在大衣柜的镜子前，望着里面一张没营养的脸，配着一对茫然无神的小眼睛。我把脸皮挤压整齐，搓掉眼角上的眼屎，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头。

老卫是我玩得很铁的哥们儿，我们是几年前在一家舞厅认识的。

我记得那天我约了一个光艳四射的女孩跳舞。那女孩脾气傲得很，属于富二代那种，据说一般人轻易约不到她跳舞。那天我们跳得很疯，嘴里还不停地大声尖叫，惹得旁边两个人看不顺眼了，其中一个上前向我挑衅，说我抢了他的马子。我说这场子里这么多女的，不会个个都是你的马子吧。他就指向那女孩，说：“她就是我马子。”

我们吵了起来，那人拿起一只酒杯朝我砸过来。我躲闪不及，额头被砸起一个大包。幸好身材高大的老卫及时出现了，他狠狠地教训了那人一顿，替我出了一口气。

从那天开始我跟老卫成了哥们，经常聚在一起玩，但我也因此欠下老卫一个人情。老卫常跟我说，下次如果遇着什么好女孩，要第一个让给他。

老卫年近四十，一直就想讨个老婆。

老卫的出发点跟我不一样，我是不想娶佳佳，只想多赚点钱，以后再找个外形和气质都俱佳的。老卫是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，以前没有，现在也没有。他以前是个公交车司机，开了十年的车，还是老光棍一条。他结不上婚有很多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那张脸长得太有特色了，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铺满鹅卵石的小巷子路面，或者是癞蛤蟆背上的那层皮肤。

老卫除了出钱找妓之外，一般都没什么女人会主动找他。有一回他喝多了，气呼呼地嚷嚷着说，他要去越南找个女人结婚，这里的女人都太庸俗了，越南女人听话，做事又勤快，而且生出的孩子还是混血儿，要比一般孩子好看。

我暗暗发笑，心想凭老卫这副悲惨的模样，也想让老婆生出个好看的孩子，那世上所有的孩子都是天使了。

除了开公交车外，老卫还做过很多工作，木工泥工、车队的车手，现在在给一个老板开工程车。据老卫自己说，他开过很多款式的车，品种不下二三十个，最低档的有拖拉机，最高档的有保时捷。

老卫的这些经历让我很羡慕，他的车技也堪称一流，听说有一次他还赢过一个专业的赛车手。那时他刚进一个车队，跟另一个车队的职业车手打赌赛五公里路程，结果老卫赢了，赚了人家两万块。老卫没事就爱拿出这段辉煌来炫耀。我从来没开过快车，所以对开快车有一种强烈的欲望。

母亲见我要出去，问：“都快吃午饭了，又要去做什么？”

“我去外面吃好的，替你省粮食还不好啊。”

“就知道瞎玩，看你能玩出个什么名堂。”母亲鄙夷地说。

“我是去跟朋友学车技，我要当一个赛车手。”我一边申辩，一边套上西装，系好领带，喷好摩丝，穿上皮鞋，前后用了不到十分钟。

“都快三十岁的人了，也不去找份正经的工作，整天无所事事。”

“不是说了我要当赛车手吗？”

“赛车手能赚多少钱，你就能找借口。”母亲埋怨着。我做什么事她都认为是玩，她也只会看别人老老实实上班下班，好像那样才叫做事。

“你知道什么啊，这是人情交流，很多赚钱的信息都是玩出来的。”我半跳着冲下楼，抛给母亲一句话，“赛车手一个月能赚你一辈子的钱。”

来到老卫的车前，我看见他开了一部新车。老卫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，叼了根烟坐在驾驶室内，手扶着方向盘，一副十足的冷酷样子。老卫说，这辆新款马自达是他老板刚买不久的车。

我上前摸摸车，说：“说过让我开的，不许哄我。”

老卫摘下了眼镜，上下瞧瞧我，歪嘴笑道：“他妈的，这种天气还吊个西装，又不是带你去参加宴会，你也太能装了吧。”

我喜欢穿西装，只要是觉得庄重的日子，或者是有意义的一天，我都要穿上西装。而这件西装也是我所有衣服里面最贵、最有面子的一件，花了我不少银子。我没在意老卫的打趣，我穿西装能找着生活的自信，没必要装什么。

这会儿我爬上那辆崭新的车，要跟老卫换位置。

老卫不搭理我，启动车子往前开去。车子没开多远，就见前面有一群人堵在那里，车子被迫慢下来。老卫按着喇叭，嘟囔着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，运钞车上掉钱了？”

我想起早上的事，母亲跟人聊起有个姑娘死了，急忙说：“停下，停下。”

老卫停住车，我蹿下了车，老卫跟在后面，和我一起挤进前面的人群。里面没什么，只有地上用粉笔画的一个人形的圈圈，大家盯着这个圈圈议论纷纷，好像圈子里有什么隐形的宝贝。我问旁边一人：“人呢，不是说有个姑娘死了吗？”

有人说：“是死了，尸体刚让警察带走了。”

“长得好不好看？”老卫不知廉耻地问。

“没看清楚，腿好长。”

我拖开老卫，说：“走吧，死人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。”

往回走时，我被一道光亮刺了一下眼睛。我眼睛一阵发花，不得不眯缝起来。

顺着光线望过去，我看见道路一侧的一个大垃圾桶旁，有一只闪闪亮的东西，仔细看它是红色兼银色的一个物件。我指给老卫看，问他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老花眼，看不清。”老卫说，“是一块玻璃吧？”

“还有红颜色呢，会发光。”

“被太阳照的反射光，肯定是玻璃，红玻璃。”

我走近去看，发现是一只女孩子夹头发用的水晶发卡。

这是一只很新的发卡，弯弯的月牙形状，上面镶嵌着红色与透明色的水晶石，做工很精致。我记得上次给佳佳买过一只什么牌子的发卡，花了我三百多块钱，都没这只好看。我知道佳佳最喜欢水晶之类的饰物，我顺手捡起来，塞入了口袋。老卫见状，笑道：“人家扔的垃圾你也要，你是怎么混的？”

“我感觉这东西价格不低。”我说。

“你想拿去泡女孩子？”老卫笑了。

“这个不会是那个死了的姑娘掉下的吧？”我突然想到。

“那赶紧扔了，死人的东西不吉利。”

“也没准是杀人凶手丢下的。”我又说。

“凶手会戴个女人的东西？别犯傻了。”

“为什么凶手就不能是个女的？”我把发卡揣进口袋，“我还是留着吧，万一以后遇着这个美女凶手，说不定还能敲上她一笔呢。”

“你做梦去吧，没准还是哪个皇家公主故意扔在这里，等着你给她送过去呢。”老卫上了车，用力按着喇叭，驱散堵在前面的人群。

“是啊，可惜不知道地址，不然现在就给她送去。”我嘻嘻笑道。

车了开出一段距离时，我从倒车镜里瞥见了一个人。那个人背朝着我们，戴着一顶蓝色的卡丁车帽，他站在垃圾桶旁，眼睛盯着地上，好像在寻找什么。我心想，他不会是在找那只发卡吧？会这么巧？

等我伸出头想仔细看清楚那人时，他已经匆匆地走了。

第2章 撞翻出租车

我被老卫带去催债了。

老卫说，有个开砖场的家伙欠了他老板四十多万，赖了一年多都不肯还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事也只有动粗才能解决了。听老卫的意思是，这款要是能催回来，老板至少会分他个百分之二十，还说会带他去韩国玩一趟。我问老卫能给我多少，老卫一听就怒视着我，说：“咱哥们什么关系，还提钱吗？”

“哥们就不能提钱？”我说，“我也不是吃露水、喝西北风长大的。再说，这也叫物质鼓励，没有鼓励哪有动力。”

“待会我给你在娱乐城找个高级小妹，特漂亮特风情万种，包你魂飞魄散。”老卫戴上眼镜，踩着油门吹起了口哨。

我感到没劲，心想四十万的百分之二十就是八万块，随便找个坐台妹就把我打发了，也太不够意思了。他说的漂亮小姐，肯定也就一般般的货色。

老卫的审美观有问题，大概是太想讨老婆了，憋坏了眼球，大部分时间他要找女人都是为了解决生理需要，要不然就是抛出一些他认为不错的物质条件，说自己有房有车，有存款有事业，看人家会不会贪图这些嫁给他。有时候我都觉得，老卫因为那张脸的缘故，对女人长什么样也不太讲究了，只要是个女的就行。

老卫唯一鬼算盘拨得精的地方，就是对待钱的态度。出一趟车要多少钱，喊他卖一次力要多少钱，甚至多陪一会儿几个不怎么熟悉的人去喝茶，他也会嘟囔半天，说损失了他珍贵的赚钱的机会。去哪里玩时，他也会找借口多弄两包烟。

此刻磨不出老卫掏腰包，我也没再吱声，怕他又拿我欠他的人情来压我，我心想，如何才能让他把车给我开一下，让我过一把飙车瘾。

车子驶出了市中心，来到一条绿树成荫的大道边上，老卫接上来两个守在那里的男子，他们跟我随便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就靠在座位上不再说话。我看到其中一个男子的手臂上刺有一团青色的龙形花纹图案，猜测是不是老卫请来的专业催债老手。

车子再次启动，向郊外的砖场杀去，到得一片处处是黄泥的大谷场。

这里建有好多砖场，附近的黄泥都是烧砖的好材料。老卫疯狗一样寻了几家砖场，没找着他要找的人。不知是哪个砖场的一个胖子多了几句嘴，为了发泄不满，老卫将他一顿狠揍。那胖子也不是吃素的，操了一把铲子，伙同了另一条汉子跟老卫展开了火拼。

两个男子立刻参与了打斗。

别看他们外表上斯斯文文的，打起人来贼狠，也有专业水准。那个刺了文身的小平头一砖头拍在胖子的脑门上，顿时血浆四溅，惨不忍睹。

我头一回遇见这种场面，吓傻了眼。原以为跟老卫出来就是壮壮威风，撑一下场面，把人家吓唬吓唬拿到钱就完事了，哪知道会将人打得这么狠。见我站在一边发着愣，老卫红着眼指着我，大声吼道：“你丫是吃闲饭的啊，给我打啊！”

我拾了块砖在手上，不知道拍谁。

胖子已经浑身是血，倒在地上半死不活的，一张嘴只有出来的气，没有进去的气。跟他一起战斗的那条汉子早撒腿跑得不见了踪影。我盯着胖子，砖头举不起来，寻思要是再照他身上拍这么一下，估计他小命就得玩完。

幸好老卫挥手让大家撤了，我扔下砖头，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。

老卫心情极糟，因为没拿着钱，一路上嘴巴不停地骂骂咧咧，狂踩脚下的油门，车子快得像一溜烟驶出了大谷场。

我们去了郊外的一家“农庄饭店”吃饭。

老卫以前就说过要带我来这里，说这里的红烧肉炖山芋和酒糟鱼的味道是一绝。我们在大厅里挑了张桌子，也没要个包厢，边上还坐着几桌人。老卫说这样才有气氛，可以看到门对面郁郁葱葱的大山，还有偶尔路过的年轻村妇。

在饭桌上，老卫叫了三瓶五十度的白酒，与那个刺了文身的小平头猜起了拳。老卫是个大酒桶子，一日三餐都要喝，跟人一块喝时，他更是不喝足瘾决不罢休。但今天老卫的手气背，跟小平头的猜拳总是输，他一个人几乎喝掉了两瓶。

我有点看不下去，劝老卫说：“别玩了，喝多了伤身，等下车都开不了。”

老卫笑我：“怎么像个娘们了，这辈子我还从来没有真正的醉过。”

吃了会儿，门外有个流浪汉向饭店内探头探脑，一个服务生过去要撵走流浪汉，老卫不知是喝得太兴奋了，要打抱不平，还是他本来就心存善良。他大声阻止那个服务生说：“别撵他，让他过来跟我们一块喝。”

服务生迟疑不决，小平头说道：“算了罢，叫他过来干吗，给他几块肉就行了。”

老卫就将一盆子红烧猪蹄端过去，全部给了这个流浪汉。流浪汉接过那盆子，对老卫是又点头又哈腰的，满眼感激之色。这流浪汉身材跟老卫差不多，脸上也是坑坑洼洼的。我取笑道：“这不会是你失散的兄弟吧，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有善心了？”

老卫坐回座位上，做势要扇我的耳光，说：“是我兄弟我还会让他流浪吗？这年头，人得意时就风光体面，潇洒至极，等哪天落魄了就跟他一样也说不定。所以别自以为是，大家都好好享受生活吧。”

两人继续猜拳喝酒，另一个男子喝得较少，时不时还呷上一两口茶。小平头跟老卫疯子似的挥舞着拳头，嘴里“咿咿呀呀”喊得不亦乐乎。

我去厕所撒了泡尿，跑到服务台跟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开起了玩笑。我问她跟不跟我去城里，她便问：“城里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我说：“我请你看三维立体电影吧，完了我们找家高级宾馆休息。”

女服务员对这种场面好像见得多了，经验十足地打着哈哈说：“下回吧，你多来几次，等我们老板熟悉你了，就肯让我跟你走了。”

我知道这丫头在哄我，乘她拢头发的时候，我伸手摸了下她的胸，她闪了下没闪开，便一脸愠色地怒视着我，扬起拳头做出要打人的样子。我大笑丢下她，回来见老卫像是喝得不行了，眼睛里暴出一圈血丝，举杯子的手都一抖一抖的。小平头倒是一副清醒的状态，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欠身说道：“卫哥，今天不玩了吧，我们还有事呢，要先走一步。”

老卫阴着脸，有些不甘心地地说：“那下礼拜我们再喝一次，还在这里。我们不划拳了，我们改玩色子好不好？”

小平头笑了笑，说：“只要卫哥高兴，玩什么我都奉陪。”

老卫掏出皮夹子，数了几百块钱扔给他，说：“今天没收着钱，劳驾你们辛苦了一趟，这点钱拿去做个路费吧。”

小平头捡起钱塞入口袋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便和那男子出了店门在路上拦出租车。这会儿的车子并不多，拦了好久都没见他们拦着。

我悄悄地问老卫：“没办成事也要付钱给他们？”

“人家出来了，就得给钱，懂不懂？”老卫尽管喝得醉眼醺醺，舌头打起了颤，但道理好像还是很明白，“要不下次哪还请得动啊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我嘿嘿一笑。

“你是不是我哥们？”老卫一瞪眼，喷出一股难闻的酒气，“你人都不敢打，还敢跟我要钱，懂不懂规矩？”

“开个玩笑。”我连忙改口，“等一下回去时，这车由我来开吧。”

老卫没再说话，打着饱嗝，付了饭钱，脚步蹒跚地出了“农庄饭店”。两个男子已拦着出租车走了，老卫也爬上了驾驶室。看他这个样子，确实是喝高了。

我伸手扶住他，说：“卫哥，这车你真不能亲自操纵了，你酒喝得太多了，会出事的，还是我来开吧。”

老卫甩开我的手，说：“就你那水平，能行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水平肯定好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
老卫摇头，说：“这车要是我的，一定让你开，可它是老板的啊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他会跟我翻脸的，下次吧。”

听到老卫说这话，似乎他还是理智的，我失望透顶，倚靠在座位上，抽起了闷烟。老卫转开话题问我：“想不想去娱乐城？多久没开荤了？”

我说：“算了吧，你钱都没收回来，我怎么好意思。”

老卫乐了，说：“这跟收钱没关系，只要大家玩得开心。”

我拍了拍身上的西装，看来今天真是浪费了心情，原以为可以疯狂地飙上一回车，享受一下风驰电掣的感觉，没料想老卫会死活不肯。

郊外的路况并不是很好，车辆虽不是很多，但路上时不时能看到有修路的标志点，隔一段路面就有被公路段工人挖得稀巴烂的地方。在几辆车都要挤进一节狭小的路段时，老卫突然提起了车速，从缝隙中间钻了过去。

估计老卫是想抢先不被堵在后面。

他经常玩这样的技术。

可是，那两瓶搁在老卫肚子上的不是凉水，而是五十度的白酒，红堂堂的脸庞证明他的判断还是受到了影响。老卫一贯狂妄的飙车习惯，让他出现了大意。

老卫没预料到的是，另一辆出租车也跟他有同样的意图。

两辆车的速度都加得太快！

在那辆出租车刚刚开向前去，它们就相撞了。

马自达的车头像游乐场的碰碰车一样，一下挤在了出租车的腰间，只听得“轰隆”一声响，出租车改变了角度，斜斜地冲出了路基，掉进了一条深沟里。

“糟了，卫哥！”我叫了一声。

老卫的酒也一下清醒过来，脸色倏然大变。

他缓了下车速，驶到前边较宽的地方停住，并走下车来。我以为老卫是去看那辆被他撞翻的出租车，但老卫却是去看马自达的受损情况。

他骂道：“妈的，前面弄凹了，要被奎哥骂死了，得赶快拿去修。”

我掏出手机，准备拨打急救电话，老卫问要干吗，我说：“打报警电话啊，估计那车里的人受伤了吧。”

还没等我按号码，手机就被老卫一把夺去了。

我正纳闷，老卫把手机放进了我兜里。他皱了皱眉头，观望了一下四周，说：“这里没有监控摄像头，他们是自己冲下去的，不关我们的事，快点离开这里。”

我被老卫拽上了车，脑子稀里糊涂的。当时的第一反应是，如果就这样离开了，是不是太不人道了？但要是离开的话，可能麻烦事会更多。在车上，老卫说了一句：“现在你来开车吧，让我看看你的车技到底怎么样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立刻兴奋起来。

“开吧，开吧，知道你发车瘾了。”老卫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。

一握到方向盘的，我就什么都忘记了。

我的神经也绷得紧紧的，两腿抖动不已。

这时的我确实像一个有毒瘾的人被憋了好久，突然拿到了一盒上等的白粉；又像一个真正的赛车手情绪激昂地候在起跑线上，等待鸣枪指令的响声。

当时我的注意力很专注，全部都凝聚在了开车上。

我绝对没去想其他的事，没有去想那辆被撞翻的出租车里是什么情况，也不知道里面的一个人会是谁，而这个人以后又跟我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这个人叫左燕，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。

第3章 替罪羊

我将车子开得风驰电掣。

我能感觉到一阵阵轮胎贴着地面的摩擦声，这种声音很好听，很有快感。路人和边上的车辆幻影般地逼近，又迅速被甩于身后，我笑得合不拢嘴，真是太爽了。

风从窗户口挤进，刮在我的脸上，我的眼泪都被吹出来了。

老卫歪着大头，倒在座位上睡得死沉沉，一缕口水从他的嘴角流出来沾到衣服上，恶心死了，感觉跟一个得过脑膜炎的痴呆儿一样。这时他再不关心被弄凹了的新车要不要拿去维修，是不是会被我弄得报废。

我狂笑几声，机会难得，我可不会放过。

绕着城外，我尽量选择比较宽阔的路面行驶，但还是觉得不太过瘾。我瞄到了另一侧的高速公路，我扭转方向盘，准备进入高速公路再飙一阵。

但在一座要转弯的铁架桥边上，我突然发现情况有点不对。

有几辆闪着警报器的白色警车挡在了前面。

警车上，有一只高音喇叭在冲我“哇哇哇”地喊话，喊得是什么我根本没听清楚。我瞄了一眼后视镜，看到后面竟然也跟来了一辆警车。

我不由想起了小时候偷骑父亲单车的情景。

那还是住在小弄堂里，五年级的时候，看着一帮有单车玩的孩子跨着他们的战马，“叮叮当当”四下冲杀，那威风凛凛的架式，把我羡慕得要死。我央求父亲也